

冯陈祖怡的图书馆思想与实践论略

刘劲松 符夏莹

摘要 冯陈祖怡是近代中国第一位女图书馆学专业留学生,其图书馆价值观、图书馆人才教育观、图书流通观等体现了现代图书馆“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冯陈祖怡先后主持过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图书馆、上海中国国际图书馆等各种类型的图书馆,积极参与各种图书馆协会的创设及活动。冯陈祖怡是近代中国新图书馆运动时期极为活跃的代表人物之一,是我国图书馆界杰出的女性图书馆员。参考文献 46。

关键词 冯陈祖怡 图书馆价值 人才培养 图书流通 图书馆协会

Study on the Thoughts and Practice of T.Y. Feng-Chen

Liu Jinsong Fu Xiaying

Abstract: T.Y. Feng-Chen is the first overseas female student of modern library science in the Modern China. Her views on library value, library education, book circulation and other problems, show a service concept according to the readers as the center of modern library. She made great achievement as directors of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library, Shanghai International library, and so on. She took an active part in various activities of library associations. T.Y. Feng-Chen strived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library and endlessly struggled together with other excellent librarians. She is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s for the New Library Movement and an outstanding female librarian in the Modern China. 46 refs.

Keywords: T.Y. Feng-Chen; Library Value; Talent Cultivation; Book Circulation; Library Association

冯陈祖怡是我国民国时期著名的女图书馆员。据《中国图书馆名人录》介绍,她“留美研究图书馆学,为我国女界中之第一人”^[1],是为数不多的活跃在图书馆界的女性馆员之一。关于冯陈祖怡的研究,目前学术界仅有一篇生平简介^[2],个人思想与实践研究极为薄弱。本文不揣浅陋,试就其图书馆思想与实践略事钩沉,就正于方家,以促进民国图书馆史研究。

1 社会本位的图书馆服务思想

1.1 多元的图书馆价值观

关于图书馆的价值,见仁见智。1906年湖南图书馆创设,以“保存国粹”^[3]为宗旨,此后其他省份的图书馆也纷纷采取此旨。1910年学部公布《图书馆通行章程》,其第1条规定:“图书馆之设,所以保存国粹……为宗旨”^[4]。蔡文森认为,

图书馆的发展方向应该是“切于学术及关于风俗人心”^[5],反对过于单一的“保存国粹”宗旨。孙毓修表示:“图书馆之意,主于保旧而启新,固不当专收旧籍,亦不当屏弃外国文,示人以不广”^[6]。章锡琛提出:“学校教学,有不得不利用图书馆图书之势”^[7],注重图书馆对学校教育的作用。众说纷纭。冯陈祖怡对图书馆的价值,有自己独特的认识,主要有三:

一是图书馆可以普及社会教育。社会教育为民国时期政府倡导的一种教育形式。清末学部官制未设社会教育司,只设普通教育司和专门教育司,图书馆属普通教育司管辖范畴。1912年民国政府颁布《教育部官制》,其第9条规定教育部设立社会教育司,职权包括“关于博物馆图书馆事项”“关于通俗图书馆巡行文库事项”^[8]。按照这一规定,当时的图书馆只有普通“图书馆”和“通俗图书馆”之分。1916年教育部公布全国图书馆

数量时,也只分普通“图书馆”和“通俗图书馆”两类^[9]。1918年沈祖荣发表《中国全国图书馆调查表》一文,图书馆类型有所增加,除图书馆、通俗图书馆外,还有学校图书馆^[10]。

1923年冯陈祖怡发表《图书馆教育急宜发展之理由及其计划》一文,指出:“不同的人群需要不同类型的图书馆”,即:不同类型的图书馆有不同的价值。她提出:通俗图书馆,专为粗通文字者而设;儿童图书馆,专为儿童而设;普通图书馆,专为受过中等教育之普通人民而设;专门图书馆,专为学者而设,与大学同为最高之学府;学校图书馆,专为学生而设,附于学校之内;乡村图书馆,专为乡村而设,应备常识浅说,注重农事讲演;游行图书馆,专为交通修阻或无缘赴图书馆而设^[11]。所有这些不同类型的图书馆,专为不同人群提供服务,发展不同人群的知能,实现不同的社会教育功能。冯陈祖怡进一步丰富了图书馆类型,提出诸如“专门图书馆”“乡村图书馆”“游行图书馆”等概念。图书馆类型不同,价值也各异。类型越多,价值越丰富,社会教育的范围越广。从这个意义上说,冯陈祖怡的图书馆分类思想拓宽了图书馆社会教育的范畴。

二是图书馆可以增进精神享乐。冯陈祖怡认为,人有物质境界和精神境界两种追求。如果两者平衡,则为无上幸福;如果偏重物质享受,则必引起人群争斗。在内忧外患、国弱民贫之际,中国民众如何寻求精神乐境,她提出“惟图书”。读书可以晤对古今,神游中外;增进智能,通达事理。“随嗜而读可以自娱,不尤愈于怨穷则咨嗟叹息,恃达则倒行逆施,当少壮则玩日恫岁,悔老大则放浪形骸者,数万万哉,愿图书馆界及嗜读之同志,本渡已渡他之婆心,为劝读之运动,或于偏枯之人生不无辅焉。”^[12]图书馆可以平衡人的物质境界和精神境界,借由图书馆能够提升人的精神境界,这显示出她对阅读的精神追求。其“随嗜而读”观,淡化了图书馆的工具性价值,不失为一种具有理想情怀的创见。

三是图书馆可以促进中外文化交流。1934年,冯陈祖怡担任中国国际图书馆馆长,考虑李

石曾等发起者的要求,将该馆的宗旨确定为“传达中国数千年之文化于世界,以期各国多数人士对于中国有真确之认识,同时介绍西方学者关于中国国际间学术之研究,期得沟通中西文化较大之效率”^[13]。根据该宗旨,图书馆被赋予传播中国文化、促进中西文化沟通与交流的使命。清末图书馆重视“保存国粹”,是站在中西文化对抗的视角立论。民国之后,中国空前软弱,中西方之间无法构成对抗关系,交流与合作成为一种趋势,图书馆在中西文化间的沟通与交流方面无疑可以发挥作用。冯陈祖怡的这种务实观点代表了图书馆界精英对图书馆价值的全新认识。

冯陈祖怡的上述图书馆价值观,以社会群体为本位,具有浓烈的人文关怀和广阔的世界眼光。这些观念吸收了西方图书馆学的合理成分,勾勒出我国图书馆的未来发展远景,在我国图书馆事业建设思潮中熠熠生辉。

1.2 内外并进的图书馆人才培养观

我国大规模的公共图书馆建设浪潮始于20世纪初,但成效不彰,原因之一在于缺乏现代图书馆学专业人才。民国成立后,虽然图书馆数量迅速增加,但人才缺乏问题依然没有解决。人才缺乏成为影响图书馆建设的主要因素。

为解决图书馆人才缺乏问题,冯陈祖怡在中华教育改进社1923年年会上提出派遣留学生到国外学习图书馆学的主张。为促进图书馆事业发展,应该急行筹备设立图书馆专门学校,广育人才,开拓全国图书馆事业,但“以现在情形而论,除少数专门家现在从事与图书馆事业之实行,奔走于宣传之不暇,何能分身兼任教授。纵使设立学校,亦缺乏教师”^[14],这是其一。其二,我国向无图书馆专门学问,“原有旧法失于简略,是否合用,亦有待于研究而后始能规定施行,以期统一之效。研究之标准,则不能不借取先进国以为鉴镜”^[14]。为此,她提议各省教育厅增设图书馆学留学生名额以便培植师资,并建议当时最为著名的文教组织中华教育改进社促成此事。建议办法为:由教育部及各省教育厅每年加派图书馆科留

学名额;先选派国内有图书馆工作经验的人员,以便随时研究本国图书馆应该采取的改良方法;人才毕业归国后,可任教师,或办图书馆。冯陈祖怡是国内公开倡导派遣图书馆留学生的第一人,借鉴西方图书馆学理论与图书馆实践经验是其图书馆人才观的基本特色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冯陈祖怡提出派遣图书馆留学生,其目的之一在于推动我国图书馆专门学问研究,极具新意。这是我国传统文献学、目录学氛围中冒出的新芽。两年之后,即1925年,在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会上,梁启超提出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15]口号,令人耳目一新。梁氏的见解反映了包括冯陈祖怡在内中国图书馆界的心声。由此可见,冯陈祖怡的这一见解无疑具有远见卓识。冯陈祖怡的建议经中华教育改进社图书馆教育组讨论后予以保留,最终并没有提交改进社实行。尽管遭到否决,但冯陈祖怡这一设想的先进性大概是不能质疑的。此后,派遣图书馆留学生的呼吁不断出现,1946年教育部举行留学考试,录取图书馆学三名,“内中公费赴美研究图书馆学者,有顾家杰、张铨念二君,自费赴美研究图书馆学者,有孙云畴君”^[16]。冯陈祖怡的设想于20多年后终于实现。

此外,冯陈祖怡的国内人才培养思想较为丰富,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学校教育,师范学校、高等师范、专门学校、派遣留学属之。高等师范、专门学校等不同的教育机构培养不同类型的图书馆员,即馆员应该分类培养。二是社会教育,即成立讲习会、组织协会培养人才。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专业图书馆、私立图书馆等纷纷涌现,不同类型的图书馆服务的地区和对象不同,对馆员的要求也不尽相同。冯陈祖怡的人才分类培养思想于1923年提出,适应了不同类型图书馆的需要,促进了图书馆专业化的发展。当时我国图书馆教育尚处初创时期,冯陈祖怡有关图书馆员专业化、职业化及其发展的设想,不能说不先进。

1927年12月,《图书馆条例》公布,其第8条规定:“图书馆设馆长一人,馆员若干。馆长必须满足下列资格之一:国内外图书馆专科毕业者、

在图书馆服务三年以上而有成绩者、对于图书馆事务有相当学识及经验者”^[17],我国图书馆员职业朝专业化方向迈出了坚实的一步。1939年《修正图书馆规程》公布,第13、14条分别规定了省市立图书馆馆长和各部主任的任职资格,第16、17条分别规定了县市立图书馆馆长和各组主任及干事的任职资格^[18],任职不同,资格要求也不相同。图书馆员专业化和分类要求的原则正式确立,冯陈祖怡的分类培养思想大体得到实现。

1.3 便利大众的图书流通观

现代图书馆区别于古代藏书楼,要点之一在于促进书籍流通、服务社会大众。冯陈祖怡在促进书籍流通方面颇具见解,概括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促进中文善本流通。1910年《图书馆通行章程》公布,强调“保存国粹”,清末各省公共图书馆建设,大多秉承此旨。因过分强调“保存”,导致各图书馆对国粹的“流通”关注甚少。民国初期,各图书馆“重保存、轻流通”的弊端没有大的改善。1923年,在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三次年会上,中文善本的流通问题受到重视。冯陈祖怡等表示:“善本书籍,其多以贵,非徒其名而已,实以其有可贵者在也。或为校讎精确,秘本未传,可供学者之研究。或为刻刷精美,得之不易,发挥历史之精华。但此种书籍收藏,苟不得其法,固恒以饱蠹鱼之腹;而或代远年湮,纸张脆碎不能保有功效,则亦何贵之有。今各省图书馆收藏书籍,不乏善本,大率秘而不宣,致学者无研究之机会。国学何由而昌,我中华固有文化因之而衰。”^[19]对此,她提出了包括善本书籍开放、开卷陈列、阅览免费等具体流通办法。

冯陈祖怡等提出的善本流通办法,尤其是有关阅览免费的主张,体现了现代图书馆的基本理念。《图书馆通行章程》对阅览行为是否收费没有明确规定,清末各省图书馆往往收取阅览费用。1915年10月《图书馆规程》第9条规定“图书馆得酌收阅览费”^[20],确立了阅览收费原则。1918年,沈祖荣在《中国全国图书馆调查表》中抨击阅

览收费,认为是影响阅读的重要因素之一,提出“图书馆为公共求学之所,应持开放主义,不取分文,以资提倡”^[10]。1922年,中华教育改进社成立图书馆教育组,图书馆界人士开始联合。冯陈祖怡等此时提出阅览免费的主张,看似是重复沈祖荣的观点,实际上是把阅览免费观念通过改进社推向全国,其价值不容小觑。尤其是中文善本的阅览免费,对昌盛中国文化不无积极意义。

二是改善中文目录编制方法。近代以来,大量外文书籍进入我国,使得我国传统上的四部分类法已经不敷应用。1918年,沈祖荣主张完善目录编制方法,并参照杜威分类法,编制目录表。沈祖荣此举引起了关于图书馆目录编制的讨论。冯陈祖怡认为,按目录性质分,或取法四库目录,或仿杜威分类法,虽取法不一,尚可应用。划一分类方法,虽为吾人所切望,但比较深奥^[21];并就目录编制提出自己的见解,“西书文字目录的编制,一般用字母排列,中文异于西文,不能仿用”^[21]。

中文目录排列主要有按康熙字典部首排列、按笔划先后排列、按笔画多少排列、按汉字附加罗马拼音从罗马字母排列、按汉字附加注音字母拼音从注音字母排列。这五种,前三种主形,后两种主音。她认为前三种较为稳妥,也各有所长:康熙字典是我国学者通用之书,用中国的办法研究中国的学问,最为合理;按笔划先后排列法较为新颖,也不难学;按笔画多少排列,只要识字都可使用,但原法过于简单。相同笔划太多时,仍需要有细目辅助,细目标准仍采用部首法。因此,冯陈祖怡表示:这三种办法,除按笔画先后划分的方法较为新颖,其他部首排列及笔划排列的实质相同。它们的区别,一在于纲,二在于目,所以,她提出:“以部首分者,则以部首为总纲,以划数为细目;以划数分者,以划数为总纲,以部首为细目也”^[21]。以部首和划数两者结合的方法编制中文图书目录,是冯陈祖怡的创见。刘国钧的图书分类法被普遍接受后,冯陈祖怡的分类法不再被提

及,但其设想并非没有价值,现在汉语字典的编制就与此分类思想不无关系。

三是倡议编制中文参考书目。中国书籍浩如烟海,但因没有整理,检索极为不便。1929年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次年会上,冯陈祖怡提出“目录索引等需要,凡今之从事图书馆者皆知之。然需要虽殷,而编制未富。其原因不外从事者庶政鲜暇,或繁琐生畏。欲矫此弊,拟请本会将应行着手之工作,胪列昭示,由各会员就性之所近者独立担任,或合力担任,限期告成,于效率上或兴趣上必较易成功”^[22]。具体办法为:就各会员提议认为切要者,胪列公布;由各会员自行选择独立或合力编辑;未编之前先拟定方案,交本会审查,或依照本会之指导编辑;脱稿后,经本会审查修正,得列为协会丛书;既经担任,应遵定约如期告成,以重公务。联合编制中文参考书目,既有利于管理,又有利于阅读,是促进中文书籍流通的重要措施。该案受到大会重视,与李小缘的“本会应编制新旧图书馆学丛书丛刊案”等其他三个提案合并,形成“本会应编刊新旧图书馆学丛书案”^①,交由协会编撰委员会计划进行。冯陈祖怡的图书流通思想,以便利阅览为前提,体现了现代图书馆运动发展的基本趋势。

冯陈祖怡的思想极为丰富,其他诸如民众图书馆观、图书馆协作观等都颇具特色,限于篇幅,不再一一列举。她的图书馆思想,以中文书籍为本,借鉴西方图书馆学理论,意在改造中国图书馆事业,以促进书籍流通、更好地服务读者为原则,完美地诠释了现代图书馆的内涵,与沈祖荣等人的观点交相辉映,互相补充。

2 以图书馆事业为中心的图苑作为

2.1 执掌各类图书馆

冯陈祖怡不仅图书馆思想先进,在图书馆实务方面也卓有成效。她先后在南开大学图书馆、

① 根据内容,“本会应编刊新旧图书馆学丛书案”实际上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学”丛书案,而是图书馆中文图书参考书目。特此说明。

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图书馆、北京中法大学图书馆、上海中国国际图书馆等著名图书馆任职。任职期间,她锐意进取,不断创新,使图书馆业务蒸蒸日上,尤以其执掌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图书馆和上海中国国际图书馆期间,成绩更为突出。

1920年12月至1928年间,冯陈祖怡担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为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主任。在此期间,图书馆工作有明显改观:一是新馆投入使用。冯陈祖怡积极配合馆长邓萃英(芝园),参与规划建设新图书馆,并得到清华大学图书馆主任戴志骞襄赞。新图书馆自1921年10月动工,次年10月落成,是北京师范大学第一所新式图书馆,下层分办公室、目录室、新闻室、杂志室、公共阅览室,上层为各部研究室、演讲室。全楼约计能藏中西书籍十万卷,能同时容纳五百人。二是完善图书馆制度。冯陈祖怡力求进步,采取的措施主要包括:修订原有誊录登记总簿、外文图书采用最通行的杜威分类法、将固定式 Fixed Location 的书架排列法改为连属式 Relative Location 的排列法;中文书籍仍用四部分类法等^[23]。这些举措兼备中外方法,为建设和发展我国的图书馆事业提供了范本。

中国国际图书馆是李石曾、吴稚晖等于1933年创设的图书馆,总部设在日内瓦。不久,他们筹划在上海设立分馆,冯陈祖怡负责具体筹备工作,殚精竭虑。1934年10月10日,该馆上海分馆成立,吴稚晖主席致开幕词,馆长冯陈祖怡报告筹备经过^[24]。该馆成立之日即展开了中西文化交流活动,大张旗鼓地举办世界图书馆展览会。经她多方努力,展览会盛况空前。国外参展的有美国的国会图书馆、德国的柏林图书馆、英国的博物院图书馆、法国的巴黎图书馆等16国42处;国内参展的有浙江省立图书馆、国立北平图书馆、国立中央图书馆等24处66所^[25]。这些图书馆提供展览的物品琳琅满目,蔚为壮观。近代中国最负盛名的报纸《申报》高度评价这次展览:“洵属我国图书馆之创举,颇足以促进我国图书馆事业之发展。”^[24]应华北各界要求,国立北平图书馆于11月1日至7日在梁任公纪念馆举行世

界各国图书馆展览会,所有展览物品均由上海移运,冯陈祖怡随之北上,一一指导展览工作^[26]。冯陈祖怡站在中西图书馆交流的交汇点上,把我国的图书馆事业推向新纪元。1934年底,日内瓦中国国际图书馆添购图书,扩大组织,特请冯陈祖怡前往襄助,此时其身份是上海中国国际图书馆馆长、上海图书馆学函授学校教授。冯陈祖怡从此远离祖国,肩负起沟通中外文化的使命。在1935年国际图书馆联合会年会上,冯陈祖怡介绍了日内瓦中国国际图书馆与上海国际图书馆的发展概况^[27],并向国际社会展示了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取得的成就。

冯陈祖怡在其他图书馆的任职时间有限。《南开学校图书馆》记载,“民国八年,大学部成立,大学图书馆亦相继进行。冯陈祖怡女士主任一切。九年春,冯陈女士因故辞职”^[28]。据此推测,她于1919年任南开大学图书馆主任,1920年初离职。1928年至1934年2月间,冯陈祖怡任职中法大学图书馆副馆长。“九·一八”事变爆发时编成《研究中日事件参考书目》,强调“今值强兵在境,正宜深惕猛醒,辍歌罢舞,尝胆卧薪,人各尽其能,材各尽其用,以达雪耻救国之目的。而对内对外之研究,知己知彼之准备,允为我知识份子之责任也”^[29],爱国之心,溢于言表。

冯陈祖怡注重图书馆实务,无论是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图书馆的改革举措,抑或是任职上海中国国际图书馆馆长,无不更新了我国传统图书馆的建设观念,甚至开创了我国图书馆事业的新纪元。这些实务工作发挥了重要的示范作用,引领我国图书馆事业向现代图书馆转型。

2.2 参与图书馆协会建设

冯陈祖怡重视图书馆界的联合,积极参与图书馆协会的各种活动,加强与图书馆界精英的沟通与交流,促进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进步。她先后参与的图书馆协会有中华教育改进社图书馆教育组、北京图书馆协会、中华图书馆协会、上海图书馆协会等。

中华教育改进社图书馆教育组成立于1922

年,是我国图书馆界人士的第一次全国范围内大联合。1923年,冯陈祖怡出席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二届年会,并在图书馆教育组会议上,会同陆秀联名提出“呈请中华教育改进社转请各省教育厅增设留学图书馆学额培植师资案”,该案成为图书馆教育组收到的14件提案之一^[30]。同时,冯陈祖怡和韦棣华一起,对洪有丰的提案“图书馆善本书籍应行酌量开放以供参考案”慎加研究,各拟一案,经讨论后合并成“呈请中华教育改进社转请全国各公立图书馆将所藏善本及一切书籍加整理布置酌量开放免除收费案”,议决通过。1924年,她出席改进社第三届年会,上届年会提出的“呈请中华教育改进社转请各省教育厅增设留学图书馆学额培植师资案”经修改后于本届年会讨论通过。值得一提的是,这次会上通过了“刊行图书馆学季报案”,出席人员当场认定捐款,冯陈祖怡认捐50元,成为当时认捐最多的四人之一^[31],可谓巾帼不让须眉。

北京图书馆协会被认为是“成立最早、会员最多、活动最繁之地方协会”^[32],冯陈祖怡在该协会创设及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改进社第二届年会上,戴志骞提出“组织各地方图书馆协会案”,表决通过。根据该案,1924年3月16日,北京图书馆协会筹备工作正式启动,冯陈祖怡作为主要发起人,与戴志骞、查修等30余人到会。会上拟定协会宗旨为“图谋北京各界图书馆间之协助互益”^[33]。3月30日,北京图书馆协会在改进社总事务所召开成立大会^①,选举戴志骞为会长,冯陈祖怡当选为副会长^[34]。冯陈祖怡不仅祖怡积极筹备北京图书馆协会的成立,而且努力推进北京图书馆协会的业务工作,如在《北京图书馆协会会刊》发表《中文目录编制问题》等论文,以推进图书馆学研究。

中华图书馆协会是近代中国最有影响力的

图书馆专业协会组织,冯陈祖怡在该协会的创建及运作过程中表现积极。1925年6月,协会在北京欧美同学会礼堂举行成立式。会上,梁启超、鲍士伟、韦棣华及教育总长分别发表演说,冯陈祖怡与徐鸿宝、蒋复璁等8名干事一起出席会议^[35]。1929年1月底,协会第一次年会在南京召开,冯陈祖怡赴会。年会上,她和袁同礼等5人当选为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年会期间,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欢迎会,冯陈祖怡代表会员致感谢词,并希望“第一愿用党的力量,命令所属下级党部,视规模之大小,附设党义图书馆或阅览所,陈列关于党的图书,公开阅览,并利用种种方法使民众来阅读。第二愿请党方提倡中央图书馆,为图书馆界解决分类编目的问题,确定中国图书馆学科的标准,使国内学者咸蒙便利”等^[36]。30日,她和袁同礼、杜定友等20余人招待德图书馆代表斯密,接洽中德出版品交换具体办法^[37]。不难看出,协会第一次年会上,冯陈祖怡极为活跃。年会结束后,途经上海,冯陈祖怡代表30余名各省代表报告北京各图书馆状况,勉励各同志“对于图书馆事业应努力进行,切勿见异思迁,俾底于成”^[38]。

冯陈祖怡在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二次年会上同样积极。1933年7月,协会第二次年会筹备会召开,她为筹备委员之一^[39]。8月,年会召开,冯陈祖怡发表演讲,讲题为“(一)介绍一种排架编目法,(二)审定美国原版杜威十进分类法”^[40]。另外,在两次年会上她还多有提案,如第一次年会上提出“本会应编刊新旧图书馆学丛书案”、第二次年会上提出“为推广民众教育拟请本会组织民众教育委员会案”^[41]等。

上海图书馆协会成立于1924年,冯陈祖怡虽不是该协会的创始会员,但与该协会关系密切。1929年3月24日,该协会召开会员大会。冯陈

① 在1924年北京图书馆协会成立前,同名协会已经成立。根据《教育杂志》1919年第2号第19页载:“北京图书馆协会,于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假北京大学校文科事务室开成立会。各馆代表到会者共二十人,当将会章及附则各六条议决通过,并即选举职员。清华图书馆代表袁同礼君当选为正会长,副会长北京大学图书馆代表李大钊君。”按照这一记载,北京图书馆协会已于1918年成立,1924年的协会只能是新协会。

祖怡作为来宾进行演讲,略谓“今日参与盛会,非常荣幸,余前在北平,闻得沪协会工作勤,成绩好,今与诸君晤叙一堂,快慰之至。今来申后,观察所得,深感沪上,公共图书馆之缺乏,更知社会人士对于图书馆之需要甚殷,今后应怎样去工作与努力,即是贵协会最大之目标与任务”^[42]等。并且,冯陈祖怡与石斯馨、潘圣一等3人在会上当选为监察委员会委员^[43]。29日,上海图书馆协会举行第一次执监委员会,冯陈祖怡与会。会上议决众多事项,包括从事图书馆调查及编辑《上海图书馆指南》等^[44]。1934年她编辑的《上海各图书馆概览》出版,或肇因于此时。

除参与图书馆协会的活动外,凡与图书馆事业有关的活动,冯陈祖怡基本上来者不拒。如1934年,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上海同学会,联络沪上图书馆界同志,共同探讨图书馆事务上的种种问题,于《时事新报》“学灯”栏编《图书与图书馆专号》旬刊。他们邀请“图书馆界先进马宗荣、杜定友、冯陈祖怡、李公樸诸人为顾问”^[45],以促进书籍流通。冯陈祖怡被公认为是图书馆界的先进代表,也是这四人中的唯一一位女性。

图书馆行业协会是图书馆界精英荟萃之所,冯陈祖怡积极参与图书馆协会的各种活动,加强了与图书馆界人士的沟通与交流,更有利于其推动图书馆事业的进步。

3 结语

冯陈祖怡与戴志骞、胡庆生同属第二批回国的留美图书馆学者。她热爱图书馆事业,回国后立刻投入到新图书馆运动中。一方面,她为图书馆新思想的传播做出了卓越贡献,其图书馆价值观、图书馆人才教育观、图书流通观体现了现代图书馆“社会本位”的服务理念;另一方面,她先后主持过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图书馆等,积极参与各种图书馆协会的创设及活动,为社会公益积极奔走,是新图书馆运动时期的代表人物之一。

冯陈祖怡的地位在民国时期即已得到公认。

1930年出版的《中国图书馆名人录》称:冯陈祖怡“对于图书馆学运动,莫不竭力提倡,为学术界所重视。女士尤长口才,到处为图书馆事业宣传,每届讲演,大受人士所欢迎,其作品甚多,我国图书馆专家之一也”^[1]。这一评价着实体现了冯陈祖怡在图书馆界的影响。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在1931年出版的《当代中国名人录》中,也将冯陈祖怡列入其中^[46],图书馆界仅有杜定友、沈祖荣等少数人在册。

参考文献

- 1 宋景祁.中国图书馆名人录[M].上海:上海图书馆协会,1930:111.
- 2 陈碧香.中国现代女性图书馆先驱冯陈祖怡研究[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4(2):101-104.
- 3 湘抚咨送奏设图书馆暂定章程[J].学部官报,1906(11):70.
- 4 学部奏拟定京师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折[J].政治官报,1910(813):6.
- 5 蔡文森.欧美图书馆之制度[J].教育杂志,1910(5):49.
- 6 孙毓修.图书馆[J].教育杂志,1910(11):47.
- 7 章锡琛.近代图书馆制度[J].东方杂志,1912(6):14-15.
- 8 教育部官制案[J].政府公报,1912(95):112.
- 9 图书馆[J].教育公报,1916(10):1-10.
- 10 沈祖荣.中国全国图书馆调查表[J].教育杂志,1918(8):38-44.
- 11 冯陈祖怡.图书馆教育急宜发展之理由及其计划[J].新教育丛刊,1923(6):6-7.
- 12 冯陈祖怡.图书馆之责任与人生[J].上海图书馆协会会报,1929(9):2.
- 13 冯陈祖怡.中国国际图书馆组织系统及经过:沪分馆馆长冯陈祖怡谈话[J].天津市立通俗图书馆月刊,1934(4-6):23.
- 14 冯陈祖怡.呈请中华教育改进社转请各省教育厅增设留学图书馆学额培植师资案[J].新教育,1923(2-3):316.
- 15 梁启超.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会演说辞[J].

-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25(1):13.
- 16 教育部留学考试录取图书馆学三名[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46(4-6):9.
 - 17 图书馆条例[J].大学院公报,1928(1):34.
 - 18 修正图书馆规程[J].浙江省政府公报,1939(3179):7-8.
 - 19 冯陈祖怡,等.呈请中华教育改进社转请全国各公立图书馆将所藏善本及一切书籍加整理布置酌量开放免除收费案[J].新教育,1923(2-3):308.
 - 20 图书馆规程[J].教育公报,1915(8):15.
 - 21 冯陈祖怡.中文目录编制问题[J].北京图书馆协会会刊,1924(1):56-57.
 - 22 冯陈祖怡.本会应编刊新旧图书馆学丛书案[C]//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次年会报告.1929:153.
 - 23 冯陈祖怡.北京高师图书馆沿革纪略及新图书馆[J].教育丛刊,1923(6):3-4.
 - 24 世界图书馆展览会今日开幕开展览[N].申报,1934-10-10(20).
 - 25 中国国际图书馆举行世界图书馆展览[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34(5):26.
 - 26 高九洲赠刊[J].北晨画刊,1934(13):2.
 - 27 A.J.埃文斯.中国图书馆界早期在国际图联活动的追溯[J].图书馆学通讯,1989(4):53.
 - 28 王文山.南开学校图书馆[J].南开周刊,1924(南开学校二十周年纪念号):1.
 - 29 冯陈祖怡.研究中日事件参考书目序[J].中法大学月刊,1932(3):147-148.
 - 30 原提案目录[J].新教育,1923(2-3):295-296.
 - 31 中华教育改进社年会纪[N].申报,1924-07-10(07).
 - 32 严文郁.中国图书馆发展史——自清末至抗战胜利[M].新竹:枫城出版社,1983:225.
 - 33 筹备北京图书馆开会纪要[N].申报,1924-03-22(10).
 - 34 各省教育界杂讯[N].申报,1924-04-06(10).
 - 35 中华图书馆协会之进行[N].申报,1925-05-29(11).
 - 36 中华图书馆协会闭幕[N].申报,1929-02-03(19).
 - 37 图书馆协会年会各组分会议纪要[N].申报,1929-01-31(11).
 - 38 上海图书馆协会欢迎各省代表记[N].申报,1929-02-05(17).
 - 39 图书馆协会第二次年会[N].申报,1933-07-18(16).
 - 40 改进全国图书事业要案[N].申报,1933-09-03(20).
 - 41 冯陈祖怡.为推广民众教育拟请本会组织民众教育委员会案[C]//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二次年会报告.1933:45-46.
 - 42 上海图书馆协会大会纪[N].申报,1929-03-26(11).
 - 43 上海图书馆协会今日开执监会[N].申报,1929-03-29(11).
 - 44 上海图书馆协会执监会议[N].申报,1929-03-30(12).
 - 45 图书与国学专号出刊[N].申报,1934-06-08(12).
 - 46 当代中国名人录[N].申报,1931-09-18(02).

(刘劲松 副教授 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符夏莹 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中国近现代史专业2017级硕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2017-05-07